

新書

《四部備要》

子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抱經堂

叢書本校刊

桐鄉 陸費達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輯校

杭縣 吳汝霖 校

杭縣 丁輔之 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重刻賈誼新書序

西漢文武之世有兩大儒焉曰賈子曰董子皆以經生而通達治體者也二子之書世多有顧其善本絕少余不揣固陋竝為校讎賴友朋之助先以賈子開雕既成因為之序其緣起曰班書藝文志儒家載賈誼五十八篇今世所行本其目祇五十有六然過秦有三篇而唯載上下兩篇又禮容語宋本分上下兩篇而本復不分故視漢志所載缺其二篇隋書經籍志載賈子十卷錄一卷舊唐書志則云九卷其稱賈子則同新唐書志始稱賈誼新書其卷則十隋唐志俱同漢志列儒家至宋志乃妄生異見入之雜家此如劉子政推崇賈董比之伊管而其子歆則謂其父之言為過何以異人所見不盡同顧若是哉陳振孫直齋書錄載賈子十一卷云首載過秦論末為弔湘賦且略節誼本傳於第十一卷中其書非漢書所有者輒淺駁不足觀決非誼本書余謂此書必出於其徒之所纂集篇中稱懷王問於賈君又勸學一篇語其門人皆可為明證但多為鈔胥所增竄凡漢書所有者此皆割裂偵到致不可讀唯傳職輔佐容經道術論政諸篇在漢書外者古雅淵奧非後人所能偽撰而陳氏乃反謂其淺駁豈可謂之知言者哉此本十卷據宋本目錄增多過秦論中一篇定為五十八篇中有其目而亡其書者二焉謂與漢志適牴合余亦未敢信然蓋容有出於後人之所分析者至其甚謬者則略為刊正之已世每以文帝不能用賈生為惜然生之言後多見之施行則不用而用已過畢矣

在生宜可無恨以視夫其身尊榮顯赫而尺寸曾不得展者所得為孰多乎哉余所校據兩宋本而誼所為賦不在書中則非即陳氏所見者卷末傳非漢書本文今姑沿其舊後有復梓者終當全載孟堅之所撰為得云
皇帝六巡江浙之歲三月舊史氏盧文昭書於杭東里之抱經堂

舊序

賈子序

賈子者賈誼新書也奚稱賈子子之也賈子賈子作乎類賈子之言者作也漢興誼文最高古然誼陳說治理善據事實識要與一一可措之行蓋管晏之傳焉故曰誼練達國體云誼文高古最者太史公業裁之入史記矣後人或撫其創草及他篇簡論說不忍遂捐棄於是類之稱書焉如過秦論太史公業裁入之矣褚先生又取其餘附之後今為三篇云亦有一事一義而篇二三者或二篇而雜之一如治安策攬截無復緒理可尋乃其宏識巨議故皎皎如日星如江河地中不得掩沒之矣此書宋淳熙閒嘗刻潭州淳祐閒又刊脩焉時已稱舛缺及刻本失士夫家轉鈔一切出吏手吏苦其煩也輒任減落其字句久之或或踰行竄其字句重復訛之士夫者又靡之校也故其書愈舛缺不可讀宏治閒都進士穆得此書於樂平喬公刻之京師已復有翻刻者顧仍舛缺也予今刻則略校之矣然卒莫之質補之也麟甲鳳毛僅存見於世者此耳幸邪悲邪賈子十卷共五十八篇內亡其三篇明正德八年歲在癸酉冬十一月北郡李夢陽撰寓白鹿洞書院

新書序

余昔承乏選部時偶於京國書肆中得賈太傅新書鈔本凡若干卷余手披目覽口誦心惟始而駭終而不知神與之接融融濼濼不知旨之樂之詠之歎之於是乎乃知太傅之生值漢室初造光嶽氣完之時

通乎天人精微之蘊窮乎歷代治亂之故洞乎萬物榮悴之情究乎禮樂刑政之端貫通乎仁義道德之原故正言竝議卓卓乎其奇偉悠悠乎其深長鑿鑿乎其有援據如江河盪溢而莫測其涯也如風霆變化而莫見其迹也如雲霞卷舒出沒晦霧千態萬狀而莫可名言也世之稱近古者亦在是矣所宜珍重不啻若湯盤周鼎而毋敢忽耳正德甲戌余致政家居長沙郡守陸公以誼誦于長沙去今千有餘歲國朝既崇祀享之禮但傳長沙時所著新書獨無傳焉乃檢閱郡齋故櫝中得版刻數十片計其脫落尚多因詢于予予即出是本補刻遂成完書屬予為序予惟太傅高世之才殆出天縱漢劉向稱其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班史痛其不用但謂其天年蚤終雖不至公卿未為不遇誼過長沙作賦以弔汨羅而太史公傳於屈原之後明其若屈原之忠而遭棄逐也宋歐陽公謂其所陳孝文略施其術猶能比德于成康況用于朝廷之閒坐于廊廟之上則舉大漢之風登三皇之首猶決壅禱墜爾蘇公論其為王者之佐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此數公者故有定論誠毋容加喙于其閒顧其書之在霄壤中上則為德星為慶雲下則為朱草為醴泉光景常新而精神不虧互萬古猶一日奈何自宋淳熙辛丑提學漕使程公版刻之後三百餘稷僅得一陸公補輯殘缺為書再行是何寥寥知賞之難也非惟嘉惠後學廣其見聞以資博識慎而擇之而立身行己之道亦寓焉中閒如鑿秦俗之薄惡指漢風之奢儻請定經制

述三代之長久深戒刑罰明孤秦之速亡譬人主之
 如堂所以優臣子之禮置天下于大器所以示安危
 之機凡憂民傳職官人大政等篇皆經濟之大略又
 有國與天下者之所當鑒也郡守公名相字良弼宏
 治癸丑進士累官南京吏曹郎中英名偉績有所自
 也政尚平恕有古循吏風今觀是益可見其知所擇
 而其蘊畜之富未可量也故不揆愚陋僭書于端以
 識歲月云正德九年菊月吉日賜進士出身嘉議大
 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長沙黃寶序

新書雜校所據舊本

建本是宋時刻本明毛斧季吳元恭皆據以改近

府本不知何年所刻行故今稱爲建本

潭本宋淳祐八年長沙刻即從潭照

吳郡沈頡本宏治十八年刻毛斧季就

李空同本明正德八年刻亦名賈子燕泉本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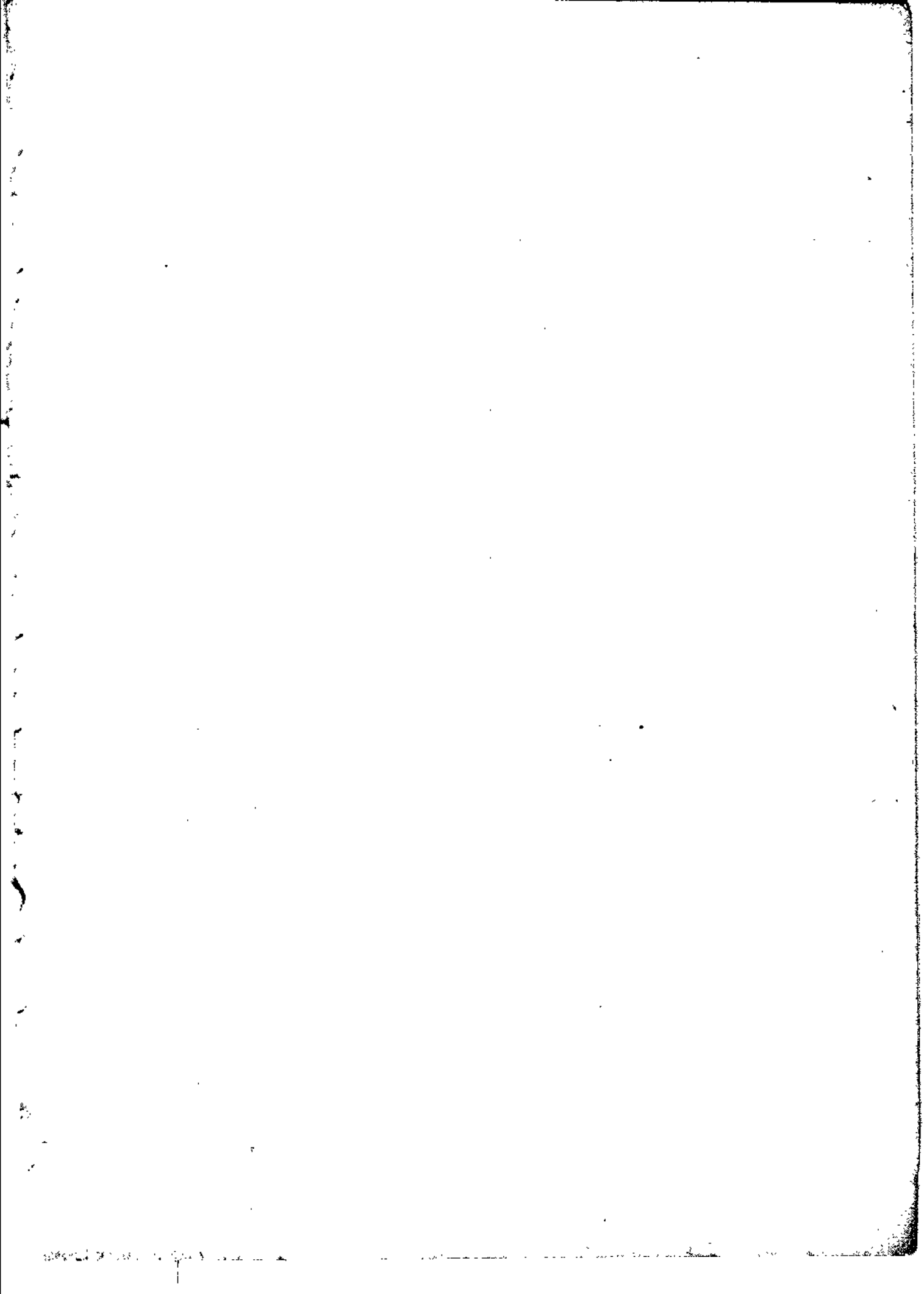
陸良弼本明正德九年

程榮本刻書內魏

何允中本出陸本

江陰趙曦明敬夫校

餘姚盧文詔召弓父合衆本校



新書目錄

卷一

過秦上

過秦中

過秦下

宗首

數寧

藩傷

藩疆

大都

等齊

服疑

益壤

卷二

權重

五美

制不定

審微

階級

卷三

俗激

時變

瑰璋

孽產子

銅布

壹通

屬遠

親疏危亂

憂民

解縣

威不信

卷四

匈奴

勢卑

淮難

無蓄

鑄錢

卷五

傳職

保傅

連語

輔佐

問孝關

卷六

禮

容經

春秋

卷七

先醒

耳痺

論誠

退讓

君道

卷八

官人

勸學

道術

六術

道德說

卷九

大政上

大政下

脩政語上

脩政語下

卷十

禮容語上

禮容語下

胎教

立後義

傳

新書目錄

新書卷第一

梁太傅賈誼撰

過秦上

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
 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
 之心當是時也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
 脩守戰之具也外連衡而闘諸侯於是秦人
 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王案
 昭王併後孝王莊襄王案張烈張烈數孝公惠文王武王
 而始皇本紀則作惠案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
 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北諸侯恐
 懼同盟而謀弱秦史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
 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此之時無
 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
 者作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
 從離衡本皆與始皇本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
 之衆建齊趙與始皇本於是六國之士有甯
 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主史齊明周最
 陳軫召滑昭滑本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
 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倪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
 制其兵史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衆本素人開關
 仰關而攻秦始以本秦人開關
 延敵九國之師始而不敢進本秦人開關
 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
 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橈因利

乘便宰割天下分請山河疆國裂伏史弱國入
 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本策而御宇
 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
 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搞朴以鞭
 笞天下本以爲桂林象郡百粵之君俛首係
 粵之地越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
 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
 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
 怨陳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
 聚之咸陽銷鋒鏑本鑄以爲金人
 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
 丈之高臨百尺之淵以爲固史陳利兵
 焉良將勁弩有而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
 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
 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振於殊
 俗然而陳涉本囊牖繩樞之子氓隸之人本
 叱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人本非有仲尼
 墨翟之賢仲陶朱猗頓之富
 躡足行伍之間俛起阡陌之中本將
 書同史記伯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
 下雲合響應本贏糧而景從山東豪傑並起
 而亡秦族矣本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
 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

新書卷一

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耒棘矜不敵於鈞戟長鏃

也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譚本不敵作非鉏耒棘矜

也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譚本非鉏耒棘矜始皇誦成之衆非抗九國之師

也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譚本非鉏耒棘矜始皇誦成之衆非抗九國之師

也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譚本非鉏耒棘矜始皇誦成之衆非抗九國之師

也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譚本非鉏耒棘矜始皇誦成之衆非抗九國之師

也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譚本非鉏耒棘矜始皇誦成之衆非抗九國之師

也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譚本非鉏耒棘矜始皇誦成之衆非抗九國之師

也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譚本非鉏耒棘矜始皇誦成之衆非抗九國之師

也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譚本非鉏耒棘矜始皇誦成之衆非抗九國之師

也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譚本非鉏耒棘矜始皇誦成之衆非抗九國之師

也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譚本非鉏耒棘矜始皇誦成之衆非抗九國之師

也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譚本非鉏耒棘矜始皇誦成之衆非抗九國之師

也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譚本非鉏耒棘矜始皇誦成之衆非抗九國之師

也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譚本非鉏耒棘矜始皇誦成之衆非抗九國之師

也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譚本非鉏耒棘矜始皇誦成之衆非抗九國之師

也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譚本非鉏耒棘矜始皇誦成之衆非抗九國之師

也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譚本非鉏耒棘矜始皇誦成之衆非抗九國之師

也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譚本非鉏耒棘矜始皇誦成之衆非抗九國之師

也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譚本非鉏耒棘矜始皇誦成之衆非抗九國之師

也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譚本非鉏耒棘矜始皇誦成之衆非抗九國之師

也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譚本非鉏耒棘矜始皇誦成之衆非抗九國之師

合讀本故其亡可立而待也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譚本無借使秦王論上

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

猶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

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亡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

皇無道必不能保其後嗣故天下咸計日而知其亡

之必亡下言二世若能盡改無道之政則亦何至亡

亦此又通然於上文却少收斂今故從建本而何至亡

亦因引作政當夫寒者利短褐而飢者甘糟糠天下

慕新主之資也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譚本無借使秦王論上

勞民之易為仁也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譚本無借使秦王論上

任忠賢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譚本無借使秦王論上

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

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去收斂污穢之罪使各反

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

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循行各慎其身塞萬

民之望而以盛德與天下息矣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譚本無借使秦王論上

四海之內皆歡然各自安樂其處惟恐有變雖有狡

害之民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譚本無借使秦王論上

智而暴亂之茲弭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以無道壞

宗廟與民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譚本無借使秦王論上

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天下多事吏

不能紀百姓困窮而主不收卹然後姦偽並起而上

下相通蒙罪者衆刑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羣

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

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

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譚本無借使秦王論上

譚本無借使秦王論上

譚本無借使秦王論上

譚本無借使秦王論上

譚本無借使秦王論上

譚本無借使秦王論上

譚本無借使秦王論上

譚本無借使秦王論上

譚本無借使秦王論上

譚本無借使秦王論上

譚本無借使秦王論上

譚本無借使秦王論上

譚本無借使秦王論上

譚本無借使秦王論上

譚本無借使秦王論上

譚本無借使秦王論上

譚本無借使秦王論上

譚本無借使秦王論上

譚本無借使秦王論上

民危也故先王者史記無見終始之變始本知存亡之由是以牧之以道本務在安之而已本矣下句與史作天屬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故曰安民可與為義而危民易與為非此之謂也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在於戮者正之非也不免於戮者正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與史記同

過秦下此從見前

秦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循津關據嶮塞本繕本甲兵而守之然陳涉率散亂之眾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梃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嶮不守關梁不閉長戟不刺疆弩不射楚沛深入本諸侯並起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其三軍之眾要市於外以謀其二史記當作其譚本從二為二悟有而字借使子嬰有庸主之材而僅得中佐山東雖亂三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宜未絕也本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為諸侯雄此豈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同心并力攻秦矣然困於嶮岨而不能進者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本且下嘗有昔日之世條衍文列後史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者乃兵大記之文亦失其舊今故一從後史記本下全錄史秦雖小邑伐兵大城得阨塞而守之守險塞而軍高壘丹大城

閉關據險荷戟而守之本諸侯起於匹夫以利會本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本其交未親其名未附名曰亡本土息民以待其弊承解誅罷以令國君本案史記作安小司馬云賈誼書作案則建本是也不患不得意於海內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身為禽者探取非也本其上秦王足己而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本弱無輔三主之惑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謀遠慮知化之士也本譚二字無謀然所以不取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也本譚與同譚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糜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闔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諫智士不謀也天下已亂姦臣不上聞史記無臣豈不悲哉先王知壅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為勸其強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霸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震及其衰也百姓怨而海內叛矣本譚本下故周王序得其道五史記小王今建譚本皆相合千餘載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能長由是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鄙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之師也本譚本下是以君子為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因時本譚本作應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

宗首 事勢

今或親弟謀為東帝親兄之子西嚮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若此況莫大諸侯權勢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者何也大國之王幼在懷衽漢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所置傅歸休而不冒住漢所置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偏置其私人建本偏字今俗謂本並作偏非也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耶此時而乃欲為治安雖堯舜不能此下本皆有臣故曰時且過矣上非蚤圖疑且入嘗黃帝曰日中必變建本說加竹漢書加州作變合從之譚本正相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弗肯早為已乃墮骨肉之屬而抗到之豈有異秦之季世乎此下建本有且謂天何權不其奇而數制人夫以天子之位用天下之力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為安以亂為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匡天下乎建本皆作齊桓非又此下當有脫文夫失矣心建本今者觀而弗已下痛哉建本今者觀而弗已以是為幸建本今者觀而弗已半不成建本今者觀而弗已文建本今者觀而弗已當建本今者觀而弗已後建本今者觀而弗已創建本今者觀而弗已無建本今者觀而弗已疑建本今者觀而弗已

臣竊惟事勢可痛惜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建本二上可為長大息者六建本六若其他倍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矣臣獨曰未安或者曰天下已治矣臣獨曰未治恐逆意觸死罪雖然誠不安誠不治故不敢顧身敢不昧死以聞夫曰天下安且治者非至愚無知固諛者耳皆

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措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難建本今從譚本因謂之安偷安者也方今之勢何以異此夫本末舛逆首尾橫決國制搶攘非有紀也胡可謂治陛下何不令臣得熟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陛下試擇焉建本今從譚本以數日之閒建本今從譚本何至令臣得熟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陛下試擇焉建本今從譚本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也臣聞之自禹已下五百歲而湯起自湯已下五百餘年而武王起故聖王之起大以五百為紀自武王已下過五百歲矣聖王不起何懼矣建本今從譚本及秦始皇帝似是而非卒非也終於無狀及今天下集於陛下臣觀寬大知通竊曰是以慘亂業握危勢建本今從譚本若今之賢也明通以足天紀又當天宜請陛下為之矣然又未也者又將誰須也使為治勞知慮苦身體乏馳騁鍾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耳因加以常安四望無患建本今從譚本附親軌道致忠而信上耳因上不疑其臣無族罪兵革不動民長保首領耳因德窮至遠近者匈奴遠者四荒苟人迹之所能及皆鄉風慕義樂為臣子耳因天下富足資財有餘人及十年之食耳因民素朴順而樂從令耳因官事甚約獄訟盜賊可令少耳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則萬生遂茂晏子曰唯以政順乎神為可以益壽建本今從譚本兄無死弟塗無

羅絲之葬各以其順終穀食之法固百以是其當為
謂人也建本固作同說足則至尊之壽輕百年耳古
 者五帝皆踰百歲以此言信之因生為明帝沒則為
 明神建本因王為明帝股肱為明臣漢書亦作股
 肱也明神明神也明神明神也明神明神也明神
 有功宗有德始取天下為功始治天下為德因觀成
 之廟為天下太宗承太祖與天下漢長亡極耳此句文
亦說不微盡以漢書取之因卑不疑尊賤不踰貴尊卑
 貴賤明若白黑則天下之眾不疑眩耳因經紀本於
 天地政法倚於四時後世無變故無易常襲迹而長
 久耳臣竊以為建久安之勢臣字成長治之業以
 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宰天下以治羣生神民
 咸億社稷久饗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周得後可以
 為萬世法又譯本立經作立綱漢書周禮作同得以後
 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壽並五
 帝澤施至遠於陛下何損哉以陛下之明通因使少
 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治非有難也陛下何不一
 為之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建本此下有一夫
 無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案之當時之務日夜念
 此至孰也建本此下又有獨太息悲憤雖使禹舜
 生而為陛下計無以易此又有獨太息悲憤雖使禹舜
能臣敢以寸斷陛下不辜天之大臣有死四十三字建
本俗則本皆有之是後人依約非
 藩傷事勢
 夫樹國必審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凶
 饑數動彼必將有怪者生焉禍之所懼豈可豫知建

本說雜別本作故甚非所以安主上非所以活大臣
者也建本大臣其字誤今從本亦甚非所以全愛
 子者也既已令之為藩臣矣為人臣下矣而厚其力
 重其權使有驕心而難服從也何異於善砥鍊鄒而
 予射子自禍必矣愛之故使飽梁肉之味玩金石之
 聲臣民之眾土地之博足以行逆故無驕心無邪行奉
 力不足以徵幸勢不足以行逆故無驕心無邪行奉
 法畏令聽從必順長生安樂而無上下相疑之禍活
 大臣全愛子孰精於此且藩國與制力非獨少也本
乃力制令其有子以國其子未有子者建分以須之
 子生而立其身以子夫將何失夫一作天疑當作其
付本何作於實無喪而葆國無患漢字無子孫世世與
 漢相須皆如長沙可以久矣所謂生死而肉骨何以
 厚此
 藩疆事勢
 竊迹前事大抵疆者先反淮陰王楚最疆則最先反
 韓王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
 疆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
 縮國比最弱則最後反北本此長沙乃纔二萬五千
 戶耳建本此力不足以行逆則功少而最完執疏而
 最忠全骨肉時長沙無故者非獨性異人也其形執
 然矣建本此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建本此今雖以
 殘亡可也令韓信黥布彭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
 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大計可知已建本此欲諸王皆
 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欲勿令植臨則莫若令如樊
 鄴絳灌建本此欲天下之治安天子之

無憂莫如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
小則無邪心下難危無傷也則莫如循今之相敵而勿天
理即以前觀之其國最無傷也又不了後二語亦不相承
疑必當刊去

大都事勢

昔楚靈王問范無宇曰我欲大城陳蔡葉與不羹賦
車各千乘焉亦足以當晉矣又加之以楚諸侯其來
朝乎范無宇曰不可臣聞大都疑國大臣疑主亂之
媒也都疑則交爭臣疑則竝令禍之深者也今大城
陳蔡葉與不羹或不充不足以威晉若充之以資財
實之以重祿之臣是輕本而重末也臣聞尾大不掉
未大必折此豈不施威諸侯之心哉譚本無然終爲
楚國大患者必此四城也左傳何言陳蔡不羹而無
葉爲四此是也靈王弗聽果城陳蔡葉與不羹實之
以兵車充之以大臣是歲也諸侯果朝居數年陳蔡
葉與不羹或奉公子棄疾內作難楚國雲亂王遂死
於乾溪羊尹申亥之井羊尹建本說于脫尹字今從
爲計若此豈不可痛也哉譚本無悲夫本細末大
弛必至心譚本作時乎時乎可痛惜者此也天下
之勢方病大爐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
信一二指搗身固無聊也失今弗治必爲錮疾譚本
後雖有扁鵲弗能爲已建本此必至心十有楚夫技模術
今從譚本此所以竊爲陛下患也病非徒爐也又苦跋
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之子親兄之子也今之

王者兄子之子也惠王下漢書脫之子二字此書亦
者兄子之子是惠王下當有之子二則嗣故云今之
正親者或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專大權以偏天
子臣故曰非徒病爐也又苦跋譚本下可痛哭
者此病是也

等齊事勢

諸侯王所在之宮衛織履躡夷以皇帝在所宮法論
之在內所建本說所郎中謁者受謁取告以官皇帝之
法子之譚本說今改正事諸侯王或不廉潔平端以事
皇帝之法罪之曰一用漢法事諸侯王乃事皇帝也
是則諸侯王乃埒至尊也別建本作諸侯是則諸侯之
與下此四字無宜撰然齊等若是乎天子之相號爲丞
相黃金之印諸侯之相號爲丞相黃金之印而尊無
異等秩加二千石之上諸侯之相以下十二字又異
已同矣天子列卿秩二千石諸侯列卿秩二千石則臣
同則法惡得不齊天子衛御號爲大僕銀印秩二千
石諸侯之御號曰大僕銀印秩二千石則御已齊矣
御既已齊則車飾具惡得不齊譚本無天子親號云
太后諸侯親號云太后天子妃號曰后諸侯妃號曰
后然則諸侯何損而天子何加焉妻既已同則夫何
以異天子宮門曰司馬闈入者爲城旦諸侯宮門曰
司馬闈入者爲城旦殿門俱爲殿門闈入之罪亦俱
奔市宮牆門衛同名其嚴一等罪已鈞矣天子之言
曰令甲令乙是也諸侯之言曰令儀令言是也

稱陛下皆稱天子卑號皆稱陛下諸侯卑號皆
乘輿等也下皆稱天子卑號皆稱陛下諸侯卑號皆
人之情不異面目狀貌同類貴賤之別非天根著於
形容也非下建本有人字又一所持以別貴賤明尊
卑者等級勢力衣服號令也作持亂且不息滑曼
無紀天理則同人無別漫理作性然則所謂臣主
者非有相臨之具尊卑之經也特面形而異之耳近
習乎形貌然後能識異建本說謂又形貌則疏遠
無所放衆庶無以期則下惡能不疑其上君臣同倫
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一
則一德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裳行歸于周萬民之
望孔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類而志也則君
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類別本之作或校者
也引詩亦然而此之不行沐瀆無界可爲長大息者此

服疑事勢

衣服疑者是謂爭先澤厚疑者是謂爭賞權力疑者
是謂爭疆等級無限是謂爭尊彼人者近則冀幸疑
則此爭是以等級分明則下不得疑權力絕尤則臣
無冀志故天子之於其下也加五等已往則以爲臣
爲僕僕亦臣禮也今從黃氏日抄去之然稱僕不敢
稱臣者尊天子避嫌疑也制服之道取至適至和以

予民至適至和至美至神進之帝奇服文章以
等上下而差貴賤是以高下異則各號異則秩祿
異則事勢異則旗章異則符瑞異則禮寵異則秩祿
異則冠履異則衣帶異則環佩異則車馬異則妻妾
異則澤厚異則宮室異則牀席異則器皿異則飲食
異則祭祀異則死喪異則本下有則字是以上文皆於
異則故高則此品周高下則此品周下作周齊也
下說同加人者品此臨之埠人者品此承之同與卑
卑遷則品此者進細則品此者損貴周豐賤周謙貴
賤有級服位有等等級既設作本各處其檢人循其
度擅退則讓上僭則誅讓也建法以習之設官以牧
之是以天下見其服而知貴賤望其章而知其勢李
人定其心各著其目是古使字李巨文實眼云山行李
作人下子云本位建本說作李季季是後人有意改之
不可故衆多而天下不眩傳遠而天下識祗卑尊已
著上下已分則人倫法矣於是主之與臣字本本是有
若日之與星以字本有臣不幾可以疑主賤不幾可以
冒貴同讀本脫下不凌等則上位尊臣不踰級則主
位安謹守倫紀則亂無由生

益壤事勢

陛下即不爲千載之治安知今之勢豈過一傳再傳
哉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橫而大強也
制如今之勢不傳一傳再傳後人依傍大書增字
意蓋謂以前後以亂本書云是後人依傍大書增字
下此二語如何轉接其謀有如此者今若全依而變則

則讀漢書足矣何必又著於此故姑仍之以俟學者
 別本大有之至其相與特以縱橫之約相親耳建本
 之說持漢法令不可得行矣此下並有字乃改豪植
 而大德語焉今刊去不可今淮陽之比大諸侯勸過黑
 子之比於面耳字與舊同建本如黑子之著面本
 之於面耳豈足以為楚御哉與漢書同建本
 特以為藩捍者以代淮陽耳代北邊與疆匈奴為鄰
 勸自完足矣建本今從別本唯皇太子之所恃者
 亦以之二國耳今淮陽之所有適足以餌大國耳方
 今制在陛下制國命子適足以餌大國豈可謂工哉
 澤而適足句脫又工說作外漢書作制人主之行異
 布衣布衣者在上每下字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
 黨邑里人主者天下安社稷固不耳故黃帝者炎帝
 之兄也炎帝無道黃帝伐之涿鹿之野血流漂杵誅
 炎帝而兼其地天下乃治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
 臣反者如蝟毛而起高皇帝以為不可剽去不義諸
 侯空其國建本漢書太義論今擇夏日立諸子洛陽
 上東門之外諸子畢王而天下乃安故大人者不怵
 小廉不牽小行故立大便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
 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懸屬於漢建本無兩字別
 其苦之甚矣其欲有卒也類良有所至捕走而歸諸
 侯殆不少矣此終非可久以為奉地也其欲有卒也
 謂不其可解別者奉地奉天子之地也建本
 地說今從陛下豈如蚤便其勢且令他人守郡豈如
 令子臣之愚計願陛下舉淮南之地以益淮陽句
 即有後漢書作而梁王立後建本此句尚割淮陽

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即無後患漢書作代
 可徙而都睢陽梁起新鄭以北著之河漢書則大諸侯之
 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建本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今所恃者代淮陽二國耳
 皇太子亦恃之如臣計梁足以捍齊趙淮陽足以禁
 吳楚則陛下高枕而臥終無山東之憂矣臣竊以為
 此二世之利也說二世萬世若使淮南久懸屬漢特以
 資姦人耳惟陛下幸少留意此下建本有省臣得
 則前陳下臣謹所為治安陛下幸以少聞聖主言問其臣
 而不自逸事故為寡人臣得舉其愚忠惟陛下幸
 七十三字全係妄竄人臣得舉其愚忠惟陛下幸
 欲留陛下下財幸與陛下幸少留意始得相重復若
 聖下漢書有又未尾兩二字復有今陛下錯誤不意之
 尾綴行於此今淮難去之

新書卷第一

新書卷第二

權重

諸侯勢足以專制力足以行逆雖令冠處女勿謂無
 敢勢不足以專制力不足以行逆雖生夏育有仇讎
 之怨猶之無傷也然天下當今恬然者遇諸侯之俱
 少也後不至數歲諸侯偕冠皆本陛下且見之矣
建本此下有豈不苦哉力當能為而不為高祖三十
高祖而下不憂其劫也且也甚可謂不知且仁三十
三字澤本無能字又覆上無不刑去無且夫秦日夜深
也二字澤本無能字又覆上無不刑去無且夫秦日夜深
 惟苦心竭力以除六國之憂二陛下力制天下願指
上四字皆謂意難去今則去今陛下力制天下願指
漢書秦作周此作憂亦非也今陛下力制天下願指
 如意而故成六國之禍難以言知矣下願措而如意
有無下故字建本制字又如意上亦苟身常無意但
 為禍未在所制也亂媒日長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
 傳之老母弱子使曹勃不寧制可謂仁乎曹勃不寧
制別本不寧作不能漢書作將使不寧案此篇與益
讓篇同是一疏今難析而增演之皆出自後人之作

五美 事勢

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從制諸侯之
 君敢自殺不敢反心知必頽醢耳知本不敢有異
 心輻湊竝進而歸命天子天子無可以徵倖之權無
 起禍召亂之業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
 下之明割地定制齊為若干國趙楚為若干國制既
 各有理矣於是齊悼惠王之子孫王之分地盡而止
建本此作正今皆從澤本又趙幽王楚元王之分地亦
止字說作正今皆從澤本又趙幽王楚元王之分地亦
 各以次受其祖之分地燕吳淮南他國皆然其分地
 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

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為徙其侯國及
 封其子孫於彼也所以數償之故一寸之地一人之
 衆天子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定治故天下
 咸知陛下之廉地制一定宗室子孫慮莫不王漢書
別本同制定之後天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志上
 下權親諸侯順附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地制一定
 則帝道還明而臣心還正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
 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機奇啓章之計不萌漢書機奇
案柴之與機音義得兩通轉詩外傳載齊景公遊牛
從山事有柴車晏子春秋作機車此其証也別本此處
說又漢書啓作細民鄉善大臣效順上使然也故天
 下咸知陛下之義地制一定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
 不亂社稷長安宗廟久尊傳之後世不知其所窮故
 當時大治後世誦聖一動而五美附陛下誰憚而久
 不為此五美王世二字當目上文如此

制不定

炎帝者黃帝同父母弟也各有天下之半黃帝行道
 而炎帝不聽故戰涿鹿之野血流漂杵夫地制不得
 自黃帝而以困困本以高皇帝之明聖威武也既
 撫天下即天子之位而大臣為逆者乃幾十發以帝
 之勢身勞於兵閒紛然幾無天下者數矣淮陰侯韓
 王信陳豨彭越黥布及盧縮皆功臣也所嘗愛信也
 所愛化而為仇所信反而為寇可不怪也地里蚤定
 豈有此變陛下即位以來濟北一反淮南為逆今吳
 又見告皆其薄者也莫大諸侯澹然而未有故者天